

蘇俄科學院論美蘇關係

呂 律

壹 前言

蘇俄去（一九六五）年出版一本總結美蘇關係的書，書名是「蘇俄與美國」，或譯為「美蘇政治經濟史」。

這本書係蘇俄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編印，作者為W·A華爾科夫。書內除緒論和結論外，主要分為七章——「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與美國」，「美國是武裝干涉與煽動內戰的積極參加者」，「美國對蘇經濟封鎖與外交隔離政策」，「世界經濟危機年代的美蘇關係」，「建立外交關係」，「由建交到歐戰初起」，「一九三九年年至一九四一年的美蘇關係」。從第一章至第四章（一九一七——一九三三年）是關於十月革命到美蘇正式建交十六年間重要史實的檢討；第五章和第六章是關於美蘇之間從建交到歐戰發生（一九三三——一九三九年）六年期間經濟文化關係的發展與邦交再度惡化的敘述；第七章和結論是從歐戰發生到世界第二次大戰結束以後（一九三九——一九四一及一九四一——一九六三年）二十四年期間美蘇由對立而合作，再由合作走向對立的一些記述和總結。

像蘇俄這樣一個國家和美蘇關係的重要與複雜，出版這樣一本書，將過去兩國的關係作一總結式的檢討，本不足為奇，但此書不出在兩國建交之後與大戰告一結束之後，而出在此時，究竟蘇俄是爲了美國方面已出版甚多說明美國對外政策和美蘇關係史的官方文件、回憶錄和研究小冊，這些文獻對蘇俄有不利之處，必須起而將美蘇關係的發展過程作一總結，使起澄清作用？還是因爲自匪俄關係公開惡化以來，匪方一再攻訐美俄勾搭，尤其最近指蘇俄在越戰中與美國採取「聯合行動」，必須拿出事實來加以洗刷？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研究之點。

貳 從十月革命到建立邦交（一九一七

——一九三三年）

作者在書中不祇一處強調，自蘇維埃政權建立之日起，美國即設法要推翻這個政權，恢復俄國的資本主義制度，特別在寫一九一七——一九三三年的美蘇關係史時，加重這個看法。他在這十六年的史實檢討中給予我們的印象，是蘇俄儘可能的爭取美國的承認，而美國則堅持不承認政策并且要從種種方面設法推翻這個令人可厭的政權。

作者關於蘇俄爭取美國承認的迫切性不予諱言，但却有避重就輕之嫌。他說，蘇俄政府在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間曾不祇一次建議與美國談判和平，美國方面或全無反應，或針對軍事和蘇俄內部的政治情勢行事。蘇俄所以要爭取美國的承認，作者祇就下面兩點作了說明，即：①國際關係不加調整，即不可能建立美蘇聯繫正常發展的良基；②國民經濟的恢復與改造，都要求掌握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因此，除由美國進口機器設備外，還需要與美國一些大公司簽訂技術援助的合同和聘請專家；建立美蘇之間的業務合作，發展相互的經濟關係和科學與文化的聯繫，可能對於鞏固美蘇之間的和平共存、合作和友誼等原則有所幫助。其實蘇俄在建立初期要無所不用其極的爭取美國承認，是因爲作者在書中一再強調的「美國是武裝干涉、反蘇運動、內戰的組織者與煽動者。」

美國爲什麼一直固執十六個年頭而不承認蘇維埃政權呢？作者首先指出，「十月革命在美國資產階級中曾引起震驚、恐怖和痛恨。」就是說美國對共產主義和蘇維埃的制度，以至於無產階級專政，堅決反對。其次，作者說，直到一九三〇年，美國國務卿史梯芬發表聲明，在蘇俄政府未履行一些初步

的條件之前，美國將不與蘇俄建立外交關係。什麼是蘇俄必須履行的初步條件，這本書一再告訴我們，美國要求蘇俄政權還帝俄政府、臨時政府以及十月革命以後各地方政權欠美國的外債，並且歸還蘇維埃政權實行國有化沒收外人的財產。還有一點，作者認為是美國政府最痛恨的，就是列寧頒布和平令，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德國單獨媾和，簽訂布爾斯特條約。他強調「布列斯特條約的簽訂，將美國利用德軍將蘇維埃國家摧毀的算盤打垮，蘇俄得到一個和平喘息，有可能鞏固年輕的政權，組織新的保衛十月革命勝利的武裝力量。」關於美國持不承認政策的真正目的，作者引美國一位史學家威廉氏所寫的文字：「那一時期美國政府的立場可以歸納如下：在布爾希維克政權還存在的時候，美國就不同俄國建立關係，並且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承認列寧的政府；華盛頓將盡一切力量支持任何一個旨在推翻蘇維埃國家的保守的領袖和派系。」

我們從這本書裏可以歸納出美國反對蘇維埃的形式，不下十種之多，即：不承認政策，武裝干涉，經濟封鎖，外交隔離，政治歧視，煽動和支持蘇俄的內戰，利用國際間任何與蘇俄有關的事件，謠言與誹謗，虛偽報導，陰謀瓜分。作者把美國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活動作為本書一至四章的主要部份和主要內容，也可以說是本書的主要部份和主要內容，所舉出的事例多不勝數，不容許我們一一提到，祇能作代表性的舉例。

關於武裝干涉，作者在本書中闡述最為詳盡，其舉大者如：①一九一八年二月底，威爾遜總統同意日本侵入西伯利亞；②一九一八年七月六日，美國政府決定與日本共同組織遠東的武裝干涉，七月八日美日之間就簽訂正式的共同武裝干涉遠東和西伯利亞的協定；③巴黎和會曾研究帝國主義武裝干涉波羅的海沿岸各國的問題；④美國對於利用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芬蘭和波蘭寄以莫大希望，擬使這些國家作為侵略蘇俄、破壞蘇俄和對蘇俄作間諜的交通線和練兵的基地。據作者說美國對蘇的武裝干涉并未維持下去，到「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美國藍辛國務卿在致威爾遜的信中承認反蘇的武裝干涉計劃已徹底失敗，」於是一九一九年六月，美軍完成自俄國北部的撤退，一九二〇年四月初自西伯利亞和遠東撤離。

作者認為在美國的反蘇活動中僅次於武裝干涉，而且持續性比武裝干涉更長的，是經濟封鎖。他指美國不僅本身不與蘇俄發生經濟貿易關係，也阻

撓其他國家與蘇俄在經濟上打交道。關於這一方面他也舉了很多例子，其重要者如：①一九一九年三月蘇俄駐美代表馬爾乾斯擬與美國政府進行恢復貿易關係的談判，美國國務卿聲明，美國政府不承認蘇俄，亦不承認馬爾乾斯為代表。結果馬爾乾斯被驅逐出境；②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美國國務卿尤茲發表一項聲明說，作為貿易關係問題的初步條件，必須「俄國根本改變，規定人身不受侵犯，承認充分保證私有權，承認自由勞動合約和權利之不可侵犯性。」；③利用一九三〇年的關稅法案組織禁止蘇俄商品進口，理由是利用強迫勞動的生產；④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五日，美國財長聲明，禁止蘇俄的木材進口；⑤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適用禁止以強迫勞動生產之商品進入美國的法案，頒佈新的規章。作者說，雖然自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九年美國當局并未直接禁止美國人同蘇俄貿易，然而却不鼓勵此項貿易，並時常找麻煩。他又指出，雖然「美國政府一再聲明同蘇俄的經濟聯繫可以在不承認的情況下存在，」但是「一九三〇年是美國改變對外貿易政策、增加高壓措施、反對蘇俄進出口貿易的關鍵年。」

作者說，「美國除了武裝干涉之外，還廣泛採用國際隔離的措施」，「此項戰略的一個例子，是不邀請蘇俄出席太平洋和遠東問題的華盛頓會議。」又說，「美國政府不僅反對美蘇關係正常化，它也試圖阻撓其他國家同蘇俄調整關係，此項試圖最突出的一個例子，是美國干涉英蘇的關係，」「會積極干涉蘇法之間關於建交的談判，」「美國在蘇俄同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拉丁美洲各國關係正常化之中，表現了重大的反對積極性。」

說到美國在反蘇運動中的政治歧視一點，作者說，「美國不反對蘇俄保有波羅的海沿岸各國（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但是祇許在恢復資產階級制度的條件下才行。」他又以美國國務卿葛爾卓致義大利大使的信為例說，「他在這封信裏聲明，資本主義各國沒有同蘇維埃國家建立正常關係的可能性，祇有俄國是資產階級的政府，美國才能有承認的可能性。」

作者認為十月革命以後蘇俄內部的內戰，是美國武裝干涉的另一形式，關於這一點，他對美國的攻擊，舉出的事例亦多不勝數，最突出的譬如他在書中說，「美國帝國主義者，廣泛採用隱形的武裝干涉，如資助和武裝內部反革命勢力等等。它準備資助和武裝任何一個白衛軍的將軍、任何一個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反革命集團。」——自一九一八年以來所建立的「北部臨時

政府」、「烏費姆管理委員會」、科爾查克政府、「烏克蘭中央國民會議」、「白俄羅斯國民會議」及其類似的「政府」，都是依靠外國的支持——軍事上和財政上的援助。他認為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威爾遜總統在國會發表的美國和平目的演說，就隱藏着「美國政府反對蘇維埃國家的陰謀」。他指威爾遜的計劃是建議消滅蘇維埃制度，給前帝國各地方政府以援助。」

作者指出，美國在反蘇立場上所採的形式和所作的活動，不勝枚舉，在上述的一些以外，美國還試圖利用任何一國同蘇俄的衝突事件。他在這一方面曾舉出幾個例子，其中與我國有關的為兩個事件：一個是一九二九年七月中國蘇之間所發生的中東鐵路事件，另一個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和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在我國東北的侵略暴行。作者說，美國對於前一事件曾試圖實行中東鐵路國際共管，而對第二個事件則想使日本的侵略日益同蘇俄的利益接近，變為反蘇戰爭。其次，作者以一九三九年的蘇芬戰為例，他說美國想變蘇芬之間的衝突為反蘇的大戰。

作者把美國的宣傳加以醜化，說它是謠言、誹謗和虛偽的報導。他說，「自蘇維埃國家成立之初，美國的反動集團即展開史無前例的謠言、誹謗和虛偽的報導，以期使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受到污辱，歪曲它的性質，貶低它的世界性和歷史性的意義。」又說，「美國爲了反對日趨增長的對蘇俄的好印象，展開各式各樣誹謗式的反蘇運動，指責蘇聯干涉美國的內政，說蘇俄利用強迫勞動的生產實行傾銷政策。」

作者在書中曾一再說到美國同英法等列強要瓜分蘇俄的活動，譬如，他說「巴黎和會所談的，不祇是世界再分割，也談到擴大反蘇的武裝鬥爭。瓜分俄國的計劃在會議上佔一重要地位，討論的對象是對美國政府威爾遜總統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的綱領所作的注釋，并且附有擬議中的俄國國境圖，這張地圖將加里西亞和科拉半島、烏克蘭、白俄羅斯、高加索、西伯利亞、中亞細亞等區域都劃在蘇維埃國家的範圍以外。」又說「聯盟各國最高理事會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聲明援助科爾查克，以期這個政府有可能鞏固起來作為全俄的政府，并且對這個未來政府列出一些條件，特別是要承認芬蘭和波蘭獨立，解決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外高加索和外喀爾巴阡山同俄國的領土問題，承認和會所決定的羅馬尼亞部份領土未來的命運……」又說「美國和協約國曾支持波蘭貴族對蘇維埃烏克蘭、蘇維埃白俄羅斯

和立陶宛領土的要求，支持建立一個從波羅的海到黑海的大波蘭的計劃。同時它們拒絕歸還波蘭被德國容克黨所佔的西部土地。」

作者對於自一九一七——一九三三年這個期間許多演變作了如下的結論：

第一、他說「在結束外國武裝干涉和內戰之後，美國內部仍舊有兩大趨勢在鬥爭。——一種是仍舊對蘇俄採取不調協的立場，聲明資本主義各國不可能與蘇俄共存；另一種趨勢，了解美國政府歧視蘇俄的政策沒有前途，尋求與蘇俄談判的可能性，以建立美蘇之間的正常關係」；

第二、他認為「美國經濟封鎖和外交隔離的政策之失敗，是以許許多多的因素爲其條件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蘇維埃國家經濟、政治和軍事威力的增長和它的以和平共存爲基礎的愛好和平的對外政策；是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加強，而蘇俄巧妙的運用了此項矛盾；是資本主義各國，包括美國在內的資產階級一些具有決定性的集團對於發展同蘇俄的經濟、政治關係感到興趣，以及美國和其他各國的勞動者與蘇維埃國家的勞動者團結一致，他們反對反動集團的侵略政策」；

第三、他斷言「蘇俄經濟建設的成功，美蘇貿易的擴大，同美國各大公司重要貿易契約的簽訂，加強了美國政府中要求放棄敵視政府，與蘇俄關係正常化一派人士的立場。」

第四、他強調當時「美國的經濟情況及其在遠東和歐洲地位的惡化，同時在蘇俄的威力加強國際地位提高的情況下，迫使美國的統治集團不得不將它們的對蘇政策重行檢討。」

叁 從建交到歐戰發生（一九三三——

一九三九年）

作者在書中指出，一九三三——一九三九年這六年，美蘇之間雖然度着建交以後的生活，但是美國仍舊未放棄其反蘇的方針，仍舊是要利用亞洲的日本和歐洲的德國製造日蘇戰爭和德蘇戰爭的時期。

作者分析美國放棄不承認政策，隱含着是說擁護同蘇俄建交的一派最後戰勝了反對與蘇接近的一派。

據作者分析，擁護美蘇關係正常化一派的論據如下：「一、蘇俄具有一個穩定的政府，這個政府受到人民的歡迎，拒絕承認，將違反傑佛遜的傳統政策；二、不可忽視一個佔地球六分之一擁有一億六千五百萬人民的國家，而且這個國家已為許多國家所承認；三、承認蘇俄，必須是爲了發展兩國及其人民的友誼與合作，以及爲了鞏固對外的政治立場，首先是對德日的政治立場；四、蘇俄的天然資源超過歐洲所有國家加在一起的資源還要多，在美國給予蘇俄援助將此項資源加工的情況下，將爲不斷的和愈來愈擴大的業務關係和友誼奠定下一個基礎；五、最近幾年蘇俄在其他各國採購數以百萬計的商品，并且全部付清價款；推行不承認政策的歧視措施，在美蘇貿易方面沒有適當的貨款，這是同蘇俄擴大有巨大潛在可能性的貿易方面最嚴重的障礙；六、外國競爭者的對蘇貿易已超過美國，它們爲此項貿易建立良好條件，提供貸款，同時，某些歐洲國家對蘇俄的出口，用的是美國的資本，因此，勝利者不是美國而是歐洲。」

反過來他說，「反對美蘇關係正常化者，根據美國基金會的民意測驗資料，所提的論據如下：社會主義制度同資本主義制度勢不兩立；蘇俄不償還十月革命以前俄國的債務，并且拒絕賠償美國公民被國有化的所有權，不願美國人民考察蘇俄的國情；承認可能賦與美國共產主義宣傳廣泛鼓勵的可能性。」

最後作爲美蘇建交的決定因素，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於就任兩月後分致五十三個參加世界經濟會議和裁軍會議參加國的呼籲書。此項呼籲書也發與蘇俄一份，因此作者指出，「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六日羅斯福的呼籲書，是美國政府第一次直接對蘇俄的呼籲，所以全世界的報紙都一致指出這是證明美國改變對蘇立場和美蘇之間接近的步驟。」

美蘇建立邦交的會議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完成，當日美蘇雙方即舉行建立美蘇外交關係及互換大使的換文。

美蘇關係的正常化，會爲兩國的經濟關係帶來極爲短暫的發展，如：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三日，美蘇之間會簽訂爲期一年的貿易協定，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又延期一年——這是美蘇之間第一個貿易協定。一九三七年八月間，在莫斯科簽訂新的貿易協定，調整美蘇之間到一九五一年貿易關係。

關係正常化也爲美蘇的科學和文化聯繫帶來發展，這幾年科學方面的

合作，曾組織科學家的相互訪問、共同的科學會議和科學考察，爲相互認識科學工作的組織和佈置立下一個基礎。作者特別指出這一點，「美國的蘇俄之友協會在發展美蘇文化聯繫方面實現了一些重大的活動，曾成立技術援助蘇俄科學委員會和醫務及其他幾個委員會。」

不過上述的經濟文化關係的發展，未得正常的維持下去，自一九三五年三月起，美蘇的關係即開始向惡化方面轉變，預定要改善的美蘇邦交，又於一九三五年八月重新破壞。其原因，非常複雜，但主要爲以下幾點：

一、一九三五年八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揭幕，其中有美國共產黨的代表，美國認爲蘇俄未履行一九三三年達成不干預內政的協議；

二、蘇俄爲了追求某項目的，於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與德國簽訂爲期十年的不侵犯條約；

三、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兼併烏克蘭西部和白俄羅斯西部之地；

四、一九三九年九月——十月間，蘇俄與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簽訂條約，規定包括軍事在內的相互援助，以及在這些領土上配置紅軍的衛戍部隊，建立海空軍基地；

五、一九三九年十月，蘇俄與芬蘭進行談判，要求芬蘭將加累利亞地峽的邊境移開數十公里，租借漢科半島，以加累利亞換取芬蘭灣中的幾個島和半島。

蘇俄以上種種措施，當然要引起美國方面的反感，據作者說，美國最痛恨的是蘇俄在波羅的海沿岸的侵略行爲和明目張膽的對芬蘭的敲詐。於是美國就不客氣的對蘇俄採取抵制性的措施。據作者說，「蘇芬戰爭時期，美國和英法給予白芬巨大的援助，美芬之間的貿易繼續的積極起來，加速飛機、射擊武器、彈藥和物資的售賣，提供貸款，并且爲芬蘭提供清還債務的優待。」又說，當時「美國及英法帝國主義者竭力要將蘇芬的戰爭變爲吸引一些新的國家參加在內的反蘇大戰。」它們計劃，「英法的軍隊由北面通過芬蘭，利用挪威、瑞典的武裝力量，以及從南面利用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希臘和土耳其的武裝力量攻入蘇俄。」作者指出，「當蘇芬衝突時期，美芬之間的關係是建交以來最緊張的一段，所有的反動力量都動員起來煽動美國

人民仇恨蘇俄。」

肆 從歐戰發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以後（一九三九——一九四五及一

九四五——一九六三年）

美蘇建交以後發揮出來的溫度，雖然沒有維持很久，但因蘇俄一連串自私侵略性的行為，邦交轉趨惡化所發出來的冷淡氣氛，也同樣未維持太久，旋即因歐戰和第二次大戰的戰火一掃而光，所以作者在本書中說，從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五——一九五四年，是美國利用蘇俄擊敗共同敵人，證明兩個不同制度在和平共存的原則上可以合作的時期。

美蘇之間在歐戰前一度關係轉壞，但作者說，因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德義日之間在柏林簽訂軍事同盟協定，引起美國的震動。「擺在美國之前的情況，是德義有統治大西洋和日本有獨霸太平洋的危險。」「於是在美國要人們的演說中和美國報紙的文章中愈來愈多的發現，必須不許蘇俄與柏林公約各國接近，保證美蘇之間的合作，使蘇俄入盟，以對抗軸心國，改善美蘇之間的關係。」

在此種情形下，據作者指出：一九四〇年七月底至八月初延續一九三七年貿易協定的談判受到美國方面的歡迎；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一日，美國政府聲明廢止道義上的禁運。不過，作者同時指出，因為蘇俄為避免在東西兩面作戰，與日本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簽訂日蘇中立公約，「美國統治集團不論在此項公約簽訂之前和以後，都是沿着默許和勾結日本的道路行事，其目的要將日本的侵略加到蘇俄的頭上。」又說，「不論在戰爭年代，也不論在戰後時期，美國過去和現在都是說日蘇中立公約的簽訂，是蘇俄促成了太平洋戰爭。」

美蘇為打倒共同的敵人真正的合作是表現在第二次大戰之中，這個時期美蘇的關係，儘管作者尚有不滿足之處，却不能不說是空前的。

作者指出，在希特勒進攻蘇俄時期，「美國的反動集團儘管加強敵視的宣傳運動，但大多數的美國人反對對蘇俄的誹謗，他們要求爲了全世界人民

的利益調整同蘇俄的友誼關係。」於是「羅斯福總統及美國許多政要發表意見，贊同在反希特勒戰爭中與蘇俄合作，給予蘇俄援助。」在美蘇合作對付希特勒侵略中美國對蘇俄所採取的援助措施和合作行動，將作者自本書一開始即一再強調的美國計劃用德國的力量或日本的力量將蘇俄消滅的欲加之罪，不洗而清。據作者說：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美國政府聲明中立法案將不適用於蘇俄；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九——十月一日在莫斯科舉行美英蘇三國代表會議，決定以武裝、設備、原料等物資援助蘇俄；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羅斯福總統以親筆信通知蘇俄——美國政府爲蘇俄提供第一批爲數數十億美元的無息貸款。

作者說，「截至一九四一年底，美英蘇三國反希特勒的聯盟已告形成，這個聯盟的成立及其進一步的鞏固，都有助於撕破法西斯各國及美英最反動集團隔離蘇俄的計劃。」

美蘇之間在戰時的合作未能爲兩國戰後的邦交立下一個不拔的基礎，作者在書中責怪美國方面，他說：「美國一些反動政治家和許多戰後公佈的文件之作者，都惋惜在戰爭年代所形成的反法西斯聯盟，惋惜第二次世界大戰那麼一種結局。他們試圖敗壞和平共存和美蘇合作的原則，貶低蘇俄參加反法西斯聯盟是一項重要的勝利條件之意義。」

作者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剛一結束，美國統治集團即走上岐視蘇俄的道路，建立人爲的障礙，阻撓美蘇之間政治、經濟、文化聯繫的發展。」他列舉：一九四八年三月美國政府制定監督對歐洲各國出口的章程；一九四八年美國會通過馬歇爾援助法案；一九五一年美國實行一項商品出口必須取得許可的辦法；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三日美國宣布廢止一九三七年以來所行的美蘇貿易協定；一九五一年七月美國務院聲明廢止與蘇俄之間的協定；一九五一年八月杜魯門總統命令恢復一九三〇年的禁運表。——以上，作者一概認爲是美國專爲岐視蘇俄和其他共產國家所採取的一些措施，將蘇俄的責任一字未提。這本書除非是特定爲蘇俄共產黨員必讀的書籍，否則，世人不會忽視貪得無厭的共產侵略和騷狂自大氣勢凌人，是造成此種結果的主要因素。

伍 結論

美蘇之間的關係，自十月革命以後，已經歷了四個階級，即自十月革命到建交，從建交到歐戰，從歐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從大戰結束到一九六三年。綜觀這四十六年的歷史，美蘇之間總不出「分而合之」和「合而再分」的形式。作者對於美蘇關係的對立狀態，指為反蘇、歧視、隔離，而對合作則稱為和平共存原則的貫徹。作者從本書一開始即強調和平共存的原則，一直到結論更加大書特書，譬如，他說：

「一九一七——一九四一年美蘇關係史，令人信服的表明，和平共存，美蘇之間的友好合作，既符合蘇俄和美國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其他各國人民的利益。」又說：

「美蘇的關係發展史還表明一點，當兩國對人類命運表現高度責任感的志願和覺悟時，社會制度的不同，并不妨礙加強兩國人民的友誼，不過美國在對蘇的關係上一向受兩種趨勢——同情蘇俄和反對蘇俄——的力量所左右。」

作者提出「實事求是合作」可能性的證明如下：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共同擬訂聯合國全面澈底裁軍決議草案；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美蘇共同對聯合國所提和平利用太空的決議；美蘇對聯合國第十六屆大會所提裁軍原則的建議；關於利用南極洲的協定及一九六三年六月八日蘇俄科學院與美國國家航空學和太空研究管理局關於和平利用太空的協定；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在華盛頓簽訂的美蘇文化、技術與教育問題協定，以及以後幾年關於科學技術和文化交換等協定；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莫斯科簽訂的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科學技術、教育、文化及其他方面交換的協定；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日在莫斯科簽訂的領事協定；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在莫斯科簽訂的三國核子禁試條約；一九六三年十月共同提出聯合國第十八屆大會關於不向太空引發任何有核子武器及其他大量殺傷對象工具的決議。

作者最後說：「由上述種種所得的結論，不論在戰前時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抑不論在現時，美國對蘇的兩種趨勢仍在繼續鬥爭。」然而「毫無疑問，儘管受到反動派一切的阻撓，美國贊成回到與蘇俄合作和發展友誼之途的力量將日見增長，猶如建立美蘇正常關係時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年代的情形一樣。美蘇之間此種關係的發展，不論對蘇俄人民和對美國人民而言，甚至於對整個人類而言，都是生活所必需的。」

由此可見，蘇俄要用歷史的檢討及所得的結論為證，今後在對美的關係上，將用和平共存和發展經濟合作與相互貿易關係的手段，爭取美蘇關係再度正常化的局面，亦即對蘇俄更有利的局面。（完）

（上接第39頁）

兵、生活費高漲、大作戰行動的「合法示威」；及與「進步的美國人」、柬埔寨、戰鬥寮、中南美、非洲各國國民「改善關係」等等，實足警惕。至於所謂和談等等，自無法截斷越共背後的源源接濟，且有可能讓他們把失敗宣傳成「勝利」。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每日新聞」掲載了一幀和越戰有關的兵力比較表，內容與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中央社華盛頓美聯社透露的美國參議院報告，大同小異而範圍較廣。茲錄後以供參考：

兵力比較表

◆南越政府軍

正規軍 29萬
各省保安隊 12萬
民兵 14萬
計 55萬

（實數50萬左右）

◆美軍

陸軍 10萬1000
陸戰隊 3萬9100
空軍 1萬7150
海軍 8200
沿岸警備隊 250
計 16萬5700

（11月20日發表，實數18萬人，第7艦隊6萬人）

◆其他

韓國軍 2萬0300
澳洲軍 1700
紐西蘭軍 120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

正規軍 8萬
非正規軍 12萬
政治委員 4萬
計 24萬

◆南下北越正規軍

估計9個團（1個團1800人）

◇北越軍

正規軍 24萬
民兵 約20萬
空軍 估計200架
（含運輸機）

◇中共軍

正規軍 260萬
空軍 約2300架
（含IL28輕轟炸機約300架）
海軍 約7萬噸
（潛水艦約30艘）